許彥周詩話
東萊呂紫微詩話
珊瑚鉤詩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許彥周詩話

許顗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稗海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百川稗海皆題作許彥周詩話津逮作彥周詩話百川宋本闕明宏治間有華氏覆宋本較稗海津逮爲先故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

許彥周詩話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然少陵書家有魏晉文章及唐詩人集僅三百家、又數得奉教聞前輩長者之餘論、今書籍散落、事不能記憶者、因筆識之、不忍棄也、嗟乎、僕豈足言哉、人之於詩、嗜好去取、未始同也、況以己所見以俟後之人、烏乎而不可哉、建炎戊申六月初吉日襄邑許顗序、

詩壯語易、苦語難、深思自知、不可以口舌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李太白作草創大還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鍊丹法、至明窗塵、丹沙妙藥也、

老杜北征詩曰、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太眞、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儻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荊公詩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箜篌狀如張箕。探手摘絃出聲。盧玉川詩云。捲却羅袖彈箜篌。此語亦未可譏誚。司馬溫公嘗語程正叔云。辯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也。

韓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詩曰。童騃無所識。作誰氏子詩曰。不從而誅禾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凡作詩若正爾填實。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屍。能如狌狌毛筆詩云。平生幾輛屐。身後五車書。又如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明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季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讀書精苦。作詩有源流。昔嘗上書。晚以特奏名得一官。政和間。御製宮詞三百首。嘗和進。今錄一絕於此。染指可以知鼎味也。其詞曰。輕寒滲滲透衾維。玉箭銅壺漏水多。常是未明供御服。夢回頻問夜如何。時道君皇帝在簪思殿。宣進甚急。意謂得美官。翌日臺章論列。作詩害經旨。遂報罷。調南劍州順昌縣尉。後卒於揚州云。

先伯父治平四年舉進士第一。少從丁寶臣以文字爲歐陽文忠公、王歧公所稱重。其試公生明賦曰。依

逸牽制者既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此不刊之語也嘗作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故非君所私太宗泣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廢智術相維持哀哉功名士汲汲尚趨時推斯志也雖蹈滄海餓西山可也在熙寧間爲荆公薦竟不委曲得貴達然亦爲司馬溫公呂獻可呂微仲范堯夫諸公所知元豐七年自都官外郎奔祖父喪卒於黃州東坡解衣賻之

有李氏女者字少雲本士族嘗適人夫死無子棄家着道士服往來江淮間僕頃年見之金陵其詩有云幾多柳絮風飜雪無數桃花水浸霞殊無脂澤氣又喜煉丹砂僕亦得其方大抵類魏伯陽法而有銖兩加精詳者也嘗語僕曰我命薄政恐不能成此藥耳後二年再見之其瘦骨立蓋丹未成而少雲已病僕問曰子丹成欲仙乎惟甚瘦則鶴背能勝也笑曰忍相戲耶病中作梅花詩云素豔明寒雪清香任曉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尋卒後檢方書見丹法及此詩錄之

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逐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也

僧義了字廓然本士族鍾離氏事佛慈璣禪師爲侍者僕頃年迨見佛慈老人廓然與僕在嵩山游甚久頗能詩僕愛其兩句云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看不獨喜其語蓋取其學道休歇灑落自在如此

東坡作妙善師寫御容詩美則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將軍下筆開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東坡海市詩。荆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

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涘。週遭俯視紅影移魚舡。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艮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李邯鄲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五句成篇者。盡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

伯父娶邯鄲孫女。嘗聞邯鄲公與小宋飲酒。舉一物隸僻事。以多者爲勝。飲不勝者。他人莫敢筵席。

梅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達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爲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若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龍嫠曹氏作一日曲。爲曹氏也。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爲第一。老杜詩云。不見古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歐陽文忠公重讀徂徠集詩。英辯超然。能破萬古毀譽。食糟民詩。忠厚愛人。可爲世訓。

作詩壓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詩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七夕詩押潘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匊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寫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辭多迂弱。趙昌畫黃蜀葵。東坡作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揣摸刻骨。造語壯麗。後世莫及。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

宣和之初。何桌文縝丞相爲中書舍人。道君皇帝以御畫雙鵲賜之。諸公多賦詩。韓駒子蒼待制時爲校書郎。賦詩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鵲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舍人簪筆上蓬山。輦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鳥鵲。爲傳喜色到人間。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張籍王建樂府宮辭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

孟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僕尤嗜愛者。長安無緩步一詩。

蘇大監文饒文敖作鴻溝詩云。置俎均牢彘。義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閱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陳無己賦宗室畫詩云。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辭云。丘園氊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莫及。

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昊策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歧公作挽辭云被褐曾陳定羌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牋落夜雨溪堂宴豆疎前輩詩不獨語句精鍊且是着題

鄭周卿僕鄉人也公肅右丞之孫能詩一日鄭之他郡而愛妾死作詩云鶴歸空有恨雲散本無心於情念中猶稍自在也後娶熊氏昔如之女丙午丁未年知鄆州中都縣連年與盜賊鏖戰隤然獨存權朝美曾錄其功上之後不報今不知消息可憐哉

曹景宗探韻得競病字詩云去時兒女啼歸來笳鼓競借問路旁人何如霍去病沈約詩人嗟賞之

李衞公作步虛辭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寒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騎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珮環嗚呼皆人傑也哉

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迺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人也

韓退之詩云醵酌馬上知爲誰此七字用意哀怨過於痛哭

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昏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武帝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遂令阮籍輩熟醉爲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嘗有解此意者

春秋五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此詩退之稱盧玉川也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辭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爲多。後世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之不妄許人也。

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僕在洪州宿城北鄭和叔家。夜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田苗丘隴。一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如晝。瀰望皆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磚臺一。上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閑花亂草春春有。秋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磚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後亦無他。

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皴曬蒼瓦。黃團掛門衡。是說乾棗與瓜蓏讀之猶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詫鼇旄。陰焰颼犀札。盡彫刻之功。而語仍壯。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句押水沙囊涸。皆不可及。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後。無人可繼者。惟荊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差近之。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亦差近之。

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皆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

本朝王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悴。道旁山鬼漫聊啾。大類樂天也。

玉川子送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哀哉。

柏舟仁人之詩也。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簡兮賢者之詩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赫如渥赭。公言賜爵。能容

忍如此。宜乎賢矣。

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着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陀。此王雱訐直。不爲荆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詩有力量。猶如弓之鬬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鳴笳三四發。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覺範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卽時刪去。今印未猶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僕年十七歲。時先大夫爲江東漕。李端叔、高秀實。皆父執也。適在金陵。二公游蔣山。僕雖年少。數從杖屨之後。在定林。說元微之詩。引事皆有出處。屈曲隱奧。高秀實皆能言之。僕不覺自失。因思古人讀書多。出語皆有來處。前輩亦讀書多。能知之也。

高秀實又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渥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渥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李太白詩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老

父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白爲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白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

誰人把盞慰深幽。開自無憀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南枝北枝春事休。檢錢可穿柳帶柔。定自沈郎作詩瘦。不應春能生許愁。此東坡魯直梅詩二章。作詩名貌不出者。當深攷二詩。

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暮地燒天暮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頗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林和靖梅詩云。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大爲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游梅詩云。西胡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然和靖詩對屬淸切。如贈煆藥秀才詩云。鷓鴣懶擊三千水。龍虎閑封六一泥。

小杜作華淸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宋顏延之問己與靈運優劣於鮑昭。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此明遠對面裹貶。而人不覺。善論詩也。特出之。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乃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錢希白內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游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乃東坡所見也。亦遂爲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僕在密縣與馬縉輔游甚久。知之最詳。縉輔在其兄處猶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中載此事。云過潁昌見之。傳誤也。

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宛約。仍多近體。惟有韓碑詩一首古體。有曰。塗抹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時躁辭耶。

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也。

黃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虐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學詩者。

不可不知也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領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陶彭澤集中

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秋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嗟乎若數君子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耶殊不可曉也若以爲元撰自造此辭則數公之詩尙可庶幾

而少陵四句非元所能道也

唐時有淸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般周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著雅麗傳蓋指爲神仙也李衞公追和魯公刻淸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淸藻前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淸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深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翳欲歸靑霧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天棘夢靑絲洪覺範硬差天棘作柳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當以秀實之言爲正顚天聲相近又酷似靑絲又江南徐鉉家本云天棘蔓靑絲若蔓生如靑絲尤見是天門冬秦州詩云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無風雲動不夜而月當細思之句法至此古今一人而已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驗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

不能縱火。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孝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啾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强。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爲退之雪冤。

黃嗣徽少年時讀書有俊聲。不幸爲後母訴於官。隸軍籍。王歧公丞相宣籍得之。聞其識字。使鈔書。一日。觀宋復古郎中所畫山水。使子弟賦詩。嗣徽亦請賦。公頷之。頃刻成一絕句曰。匣有瑤琴篋有書。棲遲猶未卜吾廬。主人況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畫圖。歧公大嗟賞之。及問知曲折。以故人子奏於朝。乞以門客恩澤承務郎特補之。命下之日。暴卒。窮命如此哉。

王君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令。題九曲池詩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祇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晏元憲閱詩賞歎。薦爲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五年不出清門道。邂逅尋春此一回。忽憶秦州貴公子。桃花落盡合歸來。此高秀實城東寄王越州詩。

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有味。

若有人兮坐山楹。雲衰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獨惆悵而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語。雖使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蜀陝路間。有溪曰韓溪。蕭文終追淮陰處也。劉涇巨濟題詩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

李義山錦瑟詩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何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而趙推官深爲說如此。

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工見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眞氣驚戶牖。可謂工而盡。又經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古樂府云。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王明之在姑蘇嘗有所愛。比至京師。爲歧公丞相强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

詩之巧可傳也。

段成式與溫廷筠雲藍紙詩賦序云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馮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辭云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除却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

元稹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王筠爲沈約作草木十詠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注東坡作竹鼈鼠詩模寫肥腯醜濁之態讀之亦是想見風彩漁陽參撾起於禰衡參字音七鑒反徐鍇引古歌辭以證此字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

李義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年祇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楊炎歌云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爲元載侍姬瑤英作也。

五馬事無知者。陳正敏云。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以謂州長建旗作太守事。又漢官儀注。駟馬加左驂右騑。二千石有左驂。以爲五馬。然前輩楊、劉、李、宋最號知僻事。豈不知讀漢官儀注而疑之耶。故俱存之。不敢以爲是。以俟後之知者。

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詩云。鶯能子夜歌。云皆有子夜者善歌。非時數也。

先伯父熙寧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牓曰清香館。東偏有別院。東壁有詩牌云。題冀公功德院。山東李白。其詩曰。秋風吹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風起。還應生桂叢。桂叢日以滿。清香何處斷。只爲愛清香。故號清香館。伯父自作記。夢一篇。書之甚詳。嘗記季父說少張元豐五年自房陵召還。一日忽獨言曰。清香館。自後多不屑世間事。或默坐終日。人莫敢問其曲折。

古詩云。上山採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慾生子。有采采芣苢之意。衞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陸農師說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不知眞有此意否。

季父仲山。病中夢至一處。泛舟環水。皆奇峯可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相逢便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叔父楚若先大父母弟。甫壯而亡。少時獨不爲時學。愛穀梁春秋。與柳柳州文。作詩用事。無一言蹈襲者。其所著撰。號阮奇集。自序曰。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靡藏之以斅器。則擊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阨而後奇乎。兵火間散落不可復得。略記其敍數句。以見其措意如此。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游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煙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落花遠恨生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閒蒔花木一日有犢車麗女來飲於庭邀書生同席既去作詩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皆鬼仙詩婉約可愛

司馬公諱池仁廟朝待制溫國文正公之父也作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盡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又黃公諱庶魯直之父作大孤山詩云銀山巨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人傳溫公家舊有一琉璃盞爲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又魯直作詩用事壓韻皆超妙出人意表蓋其傳襲文章種性如此

饒德操爲僧號倚松道人名曰如璧作詩有句法苦學副其才情不愧前輩尤善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辭而曰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而正矯矯虎臣無所用命移將東南介我佛會久聞我曹念佛三昧喑嗚叱吒化爲佛聲三令五申易爲佛名一佛一米爲米三升自升而斗自斗而斛念之無窮太倉不足記此雖柳子厚曲折不過是矣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徵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

唐高宗御羣臣宴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思櫪。枯葵已泫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魁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俞秀老紫芝詩有云。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雖峭然中實人情也。

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心悸不敢窺。殆明方散。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廟中。見詩四句。墨色猶未乾。云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京。峯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神怪不足言。但詩殊佳。故錄之。

錢昭度能詩。嘗作呂申公夷簡生日詩曰。磻溪重得呂。維嶽再生申。當時詩格律止此。然可謂着題也已。

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承之長短句韻以弔承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世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指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韓退之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之。知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

楊舜韶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淒斷。柳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

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心幾千里。回看落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烏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魏舊歌云。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落入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此辭亦自奇麗。錄之以存古。出樂府廣題云。

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荊公改舞字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迺梁謝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譞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歐陽文忠公文章雖優。辭亦精緻如此。

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語甚悲。昔劉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此而泣者也。

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渥、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王豐父待制。岐公永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我先伯父狀元寔岐公客。僕亦獲事待制公。世所見者。表章序記應用之文耳。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脈貫串。尚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又作拄杖詩云。老境得爲丘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天下有公論。僕不敢私。豐父丈嘗與僕言班孟堅兩都賦華壯第一。然只是文辭。若叔皮北征賦云。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强秦兮築怨。此語不可及。僕嘗三復玩味之。知前輩觀書自有見處。

李夫人賦序云。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僕因曰。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

陶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瓢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實也。

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從而波及蓮荷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

樂府記大言小言詩。錄昭明辭。而不書始於宋玉何也。豈誤耶。有說耶。

梁武帝作白紵舞辭四句。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白紵之歌。帝辭云。朱絃玉柱羅象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嗟乎麗矣。古今當爲第一也。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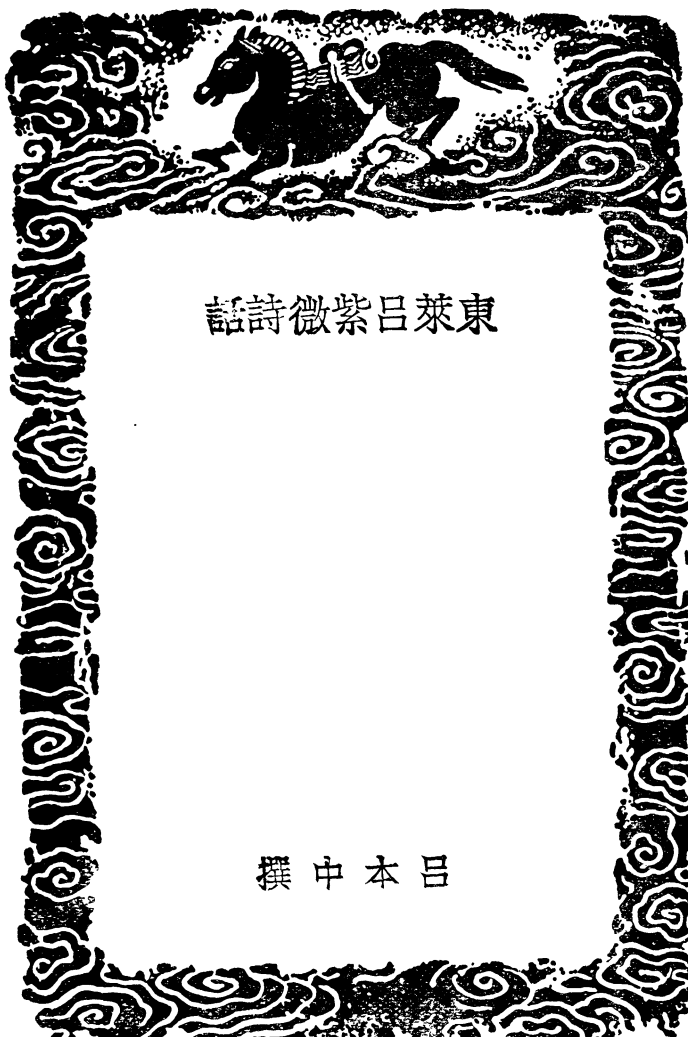
去也。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曰。毛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子細說馬相態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顯語所謂花踏羊行是也。兩驂如手。此顯語所謂熟使喚是也。思之使覺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涉恍惚爲難騎耳。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其深於詩者耶。

裴休題渤潭云。渤潭形勝地。祖塔在雲涓。浩劫有窮日。眞風無墜時。歲華空自老。消息竟誰知。到此輕塵慮。功名自可遺。詩格律止此。然裴參黃蘗。其語不誇不怨不怒也。

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大丞相萊國公寇忠愍之語。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刻文似賦似贊。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父虛中而見受。氣應朔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慙。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歟玉歟。天年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後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眞人所著鍊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僕恨不得其門戶。聊復存之。



東萊呂紫微詩話

呂本中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百川本題作東萊呂紫微詩話津逮本作紫薇詩話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並附津逮本毛晉跋於後

東萊呂紫微詩話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李。暮年無骨葬昭靈。晁之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嘗和予高郵道中詩。有中涂留眼占星聚、一夕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予詩急迫。少從容閑暇處。

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木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節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采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恨矣。

宣和末林子仁敏功寄夏均父倪詩云。嘗憶它年接緒餘。饒三、落托我迂疎。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夷甫雌黃須倚閣。君卿脣舌要施行。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弦。大令舊物惟青氈。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睢才拊穰侯背。蔡澤聞之又入秦。不減王荊公得意詩也。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緣間明等句。精確可喜。才仲少學柳文。曾內相肇晁丈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爲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輿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沖之獨專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譏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衮衮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雛鶵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鉤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鴉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往在京師作詩云苦猷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滎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滎陽公自湖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傾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三明却襲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如璧殆詩之讖也

吳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嚴嚴眞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渭。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扑。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阮平坐予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臧孫有後誠可喜。長亭木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爲濟陰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瑴作守。歐公、王荊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皆謂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跂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作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眞爲學矣。

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檢林甚盛。嘗一日同游西池。有士子方行觀嘆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巽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未。士子甚驚嘆。

東萊公嘗與羣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酢。無它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濱人老釣綸中。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目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眞州船場。晁以道赴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老不竹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德公已徐。公乎默終日。誰言得親疎。人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爲筆墨娛。掩卷長歎息。曷不嚴廊歟。却慚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恨只江水。潮生明月初。振掩轡北客。別去敢踟躕。回首望丹穴。涕泣日漣如。

曾元嗣纘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岐、關止叔紹、饒德操節、高秀實茂華、韓子蒼駒及余諸人。凡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崇寧初。滎陽公守曹州。陳無己以詩寄公云。往時三呂共脩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犇電足。今年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回刺史車。乘興寬爲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滎陽公罷

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己與晁伯禹載之唐季實之問皆來訪公每晨興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及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子弟云

崇寧初榮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游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事也

楊念三丈道字克一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少有才思爲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蜃穴

元符初榮陽公謫居歷陽道字爲州法曹掾嘗從公出游以職事遽歸遺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怜公甚稱之

李方叔多嘗作寒食詩千株蜜炬出嚴闉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榮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外山

榮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中一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頃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酒對山公斯舉即陳無己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毫鑑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爲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轉至今耳。

吳正憲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宮。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之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憲作相時。蓋元豐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憲夫人挽詩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傅正安詩舍人也。傅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傅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爲恨也。挽詩乃蘇子由作。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傅正常制行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忠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年九日風前帽。北客南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以爲有過其姪商老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守詩云。平時衮衮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諷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予授讀詩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

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眞授。蓋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御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眞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卽上都之福地。再廣眞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制決奇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淸明之盛旦。布焜煌之册書。啓事乃宋子京作。

孫廣伯衍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淸朝薦士。大門豪座主特達之知。烽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幸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滎陽公學也。

朱巽子權荊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後赴舉。滎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問朱子久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它日稍成毛義志。再求師友

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爲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權由是發憤爲學。與兄震子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滎陽公。嘗寄公詩。有久矣摳衣闕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釜星晚雜出。雨脚晨可歇。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宴坐鬻堂一事無。居官蕭散似相如。偶違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後疎。

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冒雨。時見數花凄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類季春氣候也。

顏夷仲岐舊嘗從滎陽公問學。予爲濟陰主簿。夷仲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蓋謂滎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眞弟子。須參達磨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儔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怒。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帥云。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薑窮措大。其人應聲對

曰善飧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爲此語矣
李尙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丈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鍾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爲其甥楊道孚作眞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駘以思用盍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寶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十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常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邢和叔尙書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哀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猶加歆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寖劇闕于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

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荊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祿。所以重貪汙之罪。悵悵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見教。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丈道孚見寄數絕。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絕云。不知更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草草具盤飧。井丹已猒嘗慈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丈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丈顯道。它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丈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云。以其集衆說。楊丈笑曰。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

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无咎詩曰執持荊山玉要我雕琢之蓋无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无咎舊詩往往似山谷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髮辯博能文元符末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政守訥以詩寄滎陽公云野夫生長仁皇世再見仁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幸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薿同學舍薿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薿在金陵以四舍故先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跣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涼時夜有愁人嘆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爾來少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退紹聖中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府尹王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閒地哲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上曰名家有守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囚被譴遂幷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連蹇不

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書村童卽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爲然乎
叔祖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詠游魚何人見卵求時夜更着閑言問貌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榮陽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驥方騰踏蚊虻敢撲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蘆鞭紹聖間謫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秣歸之句

紫薇公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也。自言傳衣江西。嘗作江西宗派圖。自黃豫章而下。列陳后山等二十五人爲法嗣。蓋以獨師豫章也。又作夏倪集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中。劉後村跋云。夏倪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薇公自道耳。湖南毛晉識。

珊瑚鈎詩話

張表臣編

本館據百川學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珊瑚鈎詩話卷一

宋　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主管學事賜緋魚袋張表臣編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顏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義易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沖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効其顰張藉皇甫湜輩舉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畫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善學者當先量力然后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喈嘍而狼狽矣

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耳

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如是。殆傳寫之繆。若云軒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或有之耶。

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郢。故黃歇封於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也。謂之春者。蘄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常薛耳。後楚幷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子無羞徐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稽卞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象。始爲古文。古文者。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爲大篆。是謂籀文。秦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爲小篆。是名玉箸。獄吏程邈。刱作新書。法務徑促。是名隸書。後漢王次仲初作八分。是爲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張伯英、王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篆法又

有繆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糾纏之象。有倒籀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冷之陂。植蠶而食。清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爲此書。以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佚作。所寫赤雀丹烏之祥。以書旂幡。取飛翔之狀。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象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有垂露者。亦喜所叛。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飛白者。生於隸法。漢靈帝旆理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堊成字。心有悅焉。歸而作之。用以題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黃門郎衛巨山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書即蟲鳥之書。予疑鳥書自謂雀烏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別有蟲篆。如孫臏斬龐涓於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儲郎中。安丘人。能詩於寶元康定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豫章與李端叔書云。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董之詞翰二公稱道如此。必非常常者。而人或不知識。矧今之世。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歎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獎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驟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也。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

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駿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靨。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享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晁无咎効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思。予謂雜之韓文中。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愼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宋子京唐姦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蕩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璬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晁以道以道命予題詩於後中有云已乘雲氣翳鳳麟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壁月何當親虎頭摩詰俱泯淪誰其畫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無倫以道歎曰後世視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曹仁熙畫水感事傷時呈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詠高不可及予詩云曹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生斎沄波濤不合來翻屋鮫鰐何須欲噬人湯湯此水勢方割陽侯鬱怒馮夷搏鼉擲鯨呿海岳驚霧塞雲昏光景薄開元將軍愛驊騮拳奇滅沒隘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寫此尚可銷人憂未有乃孫畫乃水通客見之心欲死需奔電擊走中原魚怖龍愁寧忍視先生道眼高崑崙聊將妙語破迷津中流險絕待舟楫四海浩蕩須經綸我衰甘作淮海客身脫垂涎頭雪白驚心未定畏溺淄欲覓平波泛家宅此身端的老江湖雨笠煙蓑是所圖它年但飽揚州米今日寧論甕社珠以道覽之云此詩波瀾亦可駭矣因衆昔人云斯文可愛可畏亦可妬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

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乔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惟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往往相雜矣。

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瑜杯玉斝。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王楊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遂陞舟。風雨少弛。雲駭陰解。日光穿漏。又云。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卽事又云。牲肥酒香。神具醉飽。百神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又云。祥颸送飄旗。纛旋麾飛揚。晻靄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知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心胸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開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乃蹟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見語合意。盧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卽遣客鈎致。君曰。

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獨孤郁欲薦不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贅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銘以列幽墟予歎曰斯文中之虎耶晁无咎爲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甚行事但嗟其不遇而云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歎曰永懷而善怨鬱然類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銘曰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爲塊東家尚爾而況乃雄罷虎炳不玩以遠沒身雜蓁莅以爲辭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既以聞尚遺此後昆予曰斯文中之鳳耶不然何魁雄如彼而煥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題詠惟謫仙爲絕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與梁棟間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筆予作絕句曰騎鯨仙伯已凌波柰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脈脈鳳凰臺上獨來過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建廟也五侯者南霽雲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荊公黃豫章爲警策王詩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黃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男兒予官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霽賈共靈無瑕雙白璧有曜五華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零向來丹鳳闕猶帶犬羊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城下之役故云耳又絕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戰孤城挫賊鋒唐室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吏誰從自以爲無

魏前人.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鏁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當時號爲絕倡.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吾知後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爲江浙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例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從今鄰壑堪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而叔愈過澗上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駐車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畏而愼.皆譏之也.後靖康間.以道亦起.而女弟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誚其出焉.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易作詩求之云.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既是松間客.採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手.小斲漫翻嵩室雲.縱有何堪寄夫子.鼎頭寶氣自氤氳.予亦和之云.暫隱嵩高六六峰.未乘雲氣御飛龍.自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穡

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瀠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歎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曰說公應使簡要道通何必樹籬插棘蓋謂此也大抵近世爲禁太密問人則踈晁以道書楊大年館宿詩示予曰嚴更初道爭傳鼓下直朱門對掩關夜半不聞宣室召水沉香斷漆書閑且云嘗宿閣下矣乃在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太平之風也予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侵華蓋禁掖明明侍紫微自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輝

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糜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珊瑚鈎詩話卷二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碩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碩。五斗解酲。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

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旟。太守視之。法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云。

退之有言曰。清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邵之會。謂人曰。食中無饅羅畢夾。座上安得有國舍虞比。竟以此語招覆鼎之禍。畢氏、羅氏。蕃人之好以羊豕之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托。何也。曰。未有刀机時。以手托之。既用刀机。則不托矣。出李濟翁資暇集。

飲酒疗酲。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義起於漢。擒白波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警絕。謂之掃。凡馬取杜甫一掃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命龜曰蔡。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拍摧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曉

音律故製曲以悅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蓋絲竹在上鐘鼓在下絲以起之樂乃作亦唐以來如是非古所謂合止柷敔也

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其本也端五之號同於重九角黍之事肇於風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粔籹而弔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

弈棊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生於黃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之蹙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樗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繡飾以珠玉和鸞金勒星粲霧駿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榻杜詩云鬬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初明皇命五方小兒分曹鬬雞勝者纏以錦舞馬則藉之以榻耳祿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樂作而馬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顏太初曰引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爲倡優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父母環而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自城武東北道濟兗郡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某命取鏡燭之非是遣予去若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囚徒甚衆既而復出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據鞍於街東民居茅茶肆者覩胄

史十輩內一人乃姑丈惠澤字愼微。亟下馬揖之。渠已蔽身簾箔間。挽而出之。問何似。且云姑丈棄世數年矣。安得在此爲吏。渠唯一叩之。主何事曰。戶案。還知某之壽命有官祿否乎曰。非某所司。然嘗竊見之。公有年。在它日當來作監河侯。乃相別上馬。復遵舊塗歸焉。至城北。墮一池。颯然悟。汗出徧體。而疾去矣。常誌之。豈予不偶於世。而將官於地下乎。今潦倒流離。從人貸粟。生不爲監河侯。而死乃爲之。可發一笑。

新官併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之象。非爆迸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爲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秔稻桑麻。連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竄(精)其間者。十九非爲落髮修行也。避差役爲私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鬬毆爭訟。公然爲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歎息於此。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粱置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荊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近時韓駒待制、董耘尙書以詩文見知。貴近聞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片文隻字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予竊料其知吾無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祕書

寵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辭近古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之深敷染奚既遂堅留在帥幕下數日淵聖手詔咨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提所部兵前來捍虜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大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卽日出次於郊不三四日遇敵於杞力戰敗績予傷之以詩曰選將它年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公宿儒戎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外祖陳公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不第裂冠文身示不復踐場屋能詩爲清獻趙公所知踰八十乃死死翌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令人念戰功兵交千騎沒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唐家盡虎龍壯圖成慷慨擲劍向西風題畢乃逝味其言豈葛從周王彥璋之徒歟英雄之氣毅然猶在也

陳無己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敍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閭中歌辭致峭麗語脈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藥上蜂鬚功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予詩云

雲移烏滅沒。風露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羣往、白鳥孤沒、作語何異。茲可爲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予挈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縷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曰。不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答。信乎柳子厚云。作之難。知之又難。雖覓之賞爲少也。晁元升作田直孺墓表云。故承議郎田君既葬八年。其連姻宣德郎晁端智來治茲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荒。阡陌蕭然。謂其里人曰。君有德於爾鄉。而不加敬。其流風餘烈。尚接人耳目。而封域邊至此。況歷世之久。拱木盡矣。宜無有知者。奈何。乃屬其族兒晁端中爲文以表之。將託於金石。未刻也。无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換連姻二字爲婭。可否。蓋姊妹之夫曰婭也。

唐周邯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崑崙曰。水之屬也。邯疑瞿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久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珎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有頷下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爪拏而入焉。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值賈胡。售以百千。未可。至百萬。約來旦取之。夜歸語妻子。此何異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胡人載鏹至。則歎叱曰。劍光已盡。不復貨。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農夫惋恨。旬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玉應求破山劍。探珠仍遣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蕃劍詩也。世傳虎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爲龍也。晉元康三

年武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許眞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漁者網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於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予作劍詩曰蛇蛟已盡定飛去雷電猋驚重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奉曉猛虜畏之西戎犯邊每戰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師問曰衣大蟲皮者爾輩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爲神助將軍也乃知劍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子弩于城上使卒守之困着弩邊忽痡驚起擊而發之遂中虜酋軍退予曾戲作詩曰床弩天誅韓闕覽劍鋒神助宋將軍

韓嫣以佞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曰家飢寒逐彈丸荊山下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鵲符載蓄寶劍水斷蛟龍它日截飯肉而食劍乃頑頓西戎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常藏之予曾戲題曰射飛何必捐金彈抵鵲虛煩用夜光切玉昆吾寧刺豕斷蛟干越豈刲羊

李衞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沿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欸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僧頗俗日聵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

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坊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晁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予勸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幾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賦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古義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我何堪鳴玉佩。如今不得侍金華。予乃戲之曰。公鳴玉佩來。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等。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始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齡矣。

世傳丹砂煉爲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予侍先人官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而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予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厚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可謂簡而當矣。晁无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良。不得出門。策駑駕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耶。

珊瑚鈎詩話卷三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丈云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尙憐終南山回首淸渭濱嘗擬報一飡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終南淸渭且徘徊而不忍別況辭大臣而欲去國哉自以謂得言之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予曰星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予曰鍾磬淸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予解云味道集虛仙眞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予解曰周滿瑤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解曰黃鵠譬高舉遠引莫知所如往者隨陽鴈譬志在隨人拘干祿仕者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且亂故有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作吾人懷祿未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嚬喏且欲尋諸孫解曰嚬嚬喏喏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莫如我同姓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解曰萱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蕃

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葵傷而不芘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興。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舡。自稱臣是酒家仙。解曰。范傳正李白碑云。白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舡。舡襟紐何穿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即事非今亦非古。予曰。在今古間。長歌激越。楫林莽。予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予曰。按先生進雕賦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獨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夫衆豪華而己貧賤。所謂士賢能而不用。國之恥也。吾雖甘心若死灰。然而弟姪之傷涕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友朋之罪也。親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涕洟也耶。又曰。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予曰。猶足以消英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辭多不載。

曹王皐封於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沈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肆業。有士人題詩曰。莫遣中有蠹書魚。蓋恐其壞而不能世也。

蓋嚴者。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兼衆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豪賊六人。劫持其家。舉室盡逃。恣所取。傷五人。殺首者一人。將出。嚴手刃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嚴力戰。賊駭汗。伺其困。益奮。俄仆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追迨賊。曰。還爾物。因擲金帛道上。嚴不知其計也。却顧逗

遁、遂遠莫及。巖齧臂指。自恨無人主其財。而使己盡滅賊。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巖於邑。邑白大府。賞以法。聞巖之勇者。莫不驚異。或曰。彼偶然奮不顧死耳。予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徒勇而無義雖死不貴。巖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難矣。嗚呼。巖僕隸也。今之爲僕者。或聚千指。緩急鮮有爲用。況以寡敵衆。如巖之忠勇者。身居賤隸。而其爲凜然適於義。彼有居朝廷、尸祿位。而以士夫自名。一持於患害。反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於己。況能死忠以自見乎。然則巖非特異於童僕也。因傳其事。以爲世有責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予讀元升書。蓋巖事、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耶。惜乎巖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顧。巖之忠勇。終不聞主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也哉。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宮嬪樂工。不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於凝碧池。樂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逆露刃脅之。而悲不已。有雷海清者。投器于地。西向慟哭。支解於庭。聞之者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它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於雷海清多矣。

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於言者不同也。

春回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十年掌貢舉。父挹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有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効。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令終。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或以此也。

李抱眞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卽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請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檟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緡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處於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必不忍。卽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何月前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靳於一婢耶。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疑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

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感動勑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楚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圭則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讓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客有獻李衞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槽自然其文成白鴿予嘗語晁次膺曰公綠頭鴨琵琶詞誠妙絶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舡出塞之曲然某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鴿潛來入紫槽朱鷺飛去唳青霄江邊塞上情何限瀛府覓裘曲再調謾道靈妃鼓瑤瑟虛傳仙子弄雲璈小憐破得春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愁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薌氣清冽名曰碧筩酒予詩曰釀憶青田核觴宜碧藕筩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絶者耳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誡酒禍也深矣在書爲沉湎在詩爲童羖在禮爲豕豕在史爲狂藥余飲至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頹然无思以

天地大順爲隄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爲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噫天之不全予也多矣獨以麴蘗全之於是徵其具悉爲之詠以繼東皐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篘酒床酒壚酒樓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陸魯望魯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爲池而飲之者有象爲龍而吐之者親盜甕間而臥者將實舟中而浮者徐景山有酒錡嵇叔夜有酒柸皆傳於世故復添六詠予覽之慨然歎曰予亦嗜酒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王含曰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謂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中古之時未知麴蘗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名酒后近世以來人徒酣酌李白一斗爲詩百篇自名酒仙鄙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根賢者也逃難宜城爲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送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正則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必有其物翰林詩曰鸕鷀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工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夫盆者槃也載酒而賓之座中也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便提挈故陶令挂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遇與則傾之鴟夷之異名者耳絲衣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觥爲爵罰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既醉以五斗解酲快飲痛釂則用之蓋觚角之出類者耳注云觚受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而觚七升又兕角爲之形器特異於是更作酒后酒仙酒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盆酒壺

酒觥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成之義耶詩多不載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鐃歌鼓吹拂舞予俞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騈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踈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踈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予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蕖着子意何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剉捉詹卸呼田歎乃儂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語也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稽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敍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潦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

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勑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其倫而枏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予以百司從事駕止建康一日謁內相朱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淸貴俱在座顧不肖而謂諸人曰茲人文學該贍尤長於詩然坐是以窮耳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蹙然答曰內翰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陽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爲未當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泂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淸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數

君子者、顯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詩能窮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舉、近時歐陽公、王荊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座客爲之憮然、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許彥周詩話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褚志政）

G一七〇一上

平